

航线



航 线

革命故事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赤脚理论家·····	太仓县	陆健德(1)
小闸管·····	靖江县	张树滋(15)
航 线·····	常熟县	沈开荣(26)
石铁锁·····	盐城县	刘殿学(37)
淑英开票·····	江阴县	秦望山(48)
雷雨之前·····	如东县	周 琳(59)
石榴花红·····	盐城县	秦南文(69)
支农尖兵·····	武进县	陆涛声(82)
新 风·····	沙洲县	艺 欣(95)
掌刀师傅·····	南通县	储建国(108)
书记“抓麻雀”·····	太仓县	鹤 洛(118)
小米香·····	盐城县	王 健(129)

赤脚理论家

太仓县 陆健德

金三婶这几天一日到夜笑咪咪，咪咪笑，为啥？因为找了个称心如意的好媳妇，名叫聂水珍，她学习认真，思想进步，劳动积极，手脚勤快，真是远近闻名。你听，天刚刚发白，灶屋里已经传出“稀哧稀哧”的刮锅子声音。水珍啊，你昨夜看书学习，半夜才困到床上，今天为啥起得这样早？烧粥也用不着天不亮就起来呀！金三婶自言自语着，再也困不着了。她连忙起身到灶屋里去帮忙。可是，走进灶屋一看，却是乌黑洞洞，无影无踪。看看锅子，已经刮好，摸摸灶头，粥也烧好，可是人呢？三婶到水珍房里看看，没有，朝河滩头望望，也没有。真是不见媳妇，急煞阿婆。金三婶连忙出门去寻找，一只脚刚刚跨出门口，恰巧东宅富裕中农金老贵的儿子茂春迎面走来。那茂春劈面问她：“三婶，水珍姐起来了么？”金三婶说：“喔唷唷，真是陌生人问了个过路客，我也正在寻她呢，你找她做啥呀？”“有事情。”那茂春说完转身跑掉了。

那末，水珍到底到哪里去了呢？喏，你看，队里仓库房的东山头下面，站着个高挑挑、结墩墩的年轻妇女，面孔红堂堂，眼睛明晃晃，穿一件毛蓝土布上装，戴一枚金色毛主席像章，威武英俊，她就是金三婶过门不久的媳妇聂水珍。水珍手提

铅桶刷帚，正想动手刷墙。她阿是泥水匠？不是。那怎么来刷墙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水珍在娘家时，就是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辅导员，现在结婚来到了金星生产队，大队党支部委员兼金星队贫协组长志远大伯对她说：“水珍啊，你认真看书学习的好作风要带过来、传开去，可不能藏在肚里、闷在心里啊！”水珍笑着说：“还得靠大伯多多帮助。”这时，正好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水珍朝志远大伯说：“大伯，我们搞一个批林批孔理论学习组，你看好不好？”志远大伯一拍大腿说：“好啊，我也算上一个。”他们又吸收了桂秀、茂春等几个青年一道参加，理论学习组的架子就搭起来了。小组一成立，水珍就领着大家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钻理论，写心得，批判孔孟之道，向林彪、孔老二猛烈开火。她还盘算着，最好有个战斗阵地，搭专栏棚吧，费材费料的；买大黑板吧，不是一元两元钱就能办到的。她看看仓库房的东山墙，倒是个好地方。就想到用锅锈灰涂一涂，弄一块土墙报，登些大批判、小评论，既经济，又实惠。所以，今天一早，她就干起来了。水珍本是个快手脚，现在她把锅灰抹抹细，掺上水，调一调匀，袖管捋捋起，爬上凳子就刷起来了。“刷——刷——刷——”正刷着，后面有人喊她：“水珍姐。”水珍转过头来一看，原来是茂春。看他满脸气呼呼的样子，水珍便问：“茂春，有啥事体？”茂春说：“哼！有人说我们全是些赤脚毛手的种田坯，墨水没喝足，脑子实笃笃，也想学理论，批圣人，毫毛也休想碰一根。”

水珍一听这些话，心里也窜上了火。她连忙追问：“茂春，这话听啥人说的？”“反正有人说，我爹也不许我参加理论小

组,还说这是瞎胡闹。”

水珍一听,感觉到成立理论学习小组,阻力还不小。她跳下凳子,走到茂春身边,无限深情地说:“茂春弟,我们确实都是赤脚毛手的普通社员,识字不多,孔老二那些之乎者也,我们也陌生。可是,他们那些歪理,哪一条不是地壁蛇嘴里吐出来的毒汁?我们要批倒他们,光靠恨没有用,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不学理论,就不能批透那些歪理;批不透,我们干革命就容易受骗上当走歪路。这么要紧的事,怎么说是瞎胡闹!人家笑我们赤脚毛手,碰不了‘圣人’一根毫毛,我们就是要做赤脚理论家,把他们批倒批臭,踏在脚底下!”

茂春在一旁听着,觉得有理,挥着臂膀说:“对!我们要冲锋不止,决不退却!”水珍点点头说:“好。对那些胡言乱语,我们还要追查清楚。”

茂春一走,水珍继续刷那个土墙报。刷刷刷,没刷几下,忽听得背后有人大声说:“哎,你弄这个,怎么瞒着我老泥水匠!快放下,我来,我来。”原来是志远大伯。他抢过刷帚,跳上凳子,“沙哗沙哗”刷了起来。边刷边朝水珍说:“大队党支部认为我们的理论小组办得对,要坚持办好,逐步扩大,要求我们把学、批、联结合起来。党支部还指出:当前阶级敌人对批林批孔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破坏捣乱,我们要提高警惕,跟他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水珍听说大队党支部支持他们的理论学习组,心里非常高兴,信心也更足了。

这时候,水珍的婆婆金三婶寻来了,叫水珍赶快回去吃早饭,吃过早饭替队里割青草积肥,要争取多割青草多积肥,为

夺高产、广积粮多作贡献。水珍看看志远大伯已经把墙报刷好，就跟志远大伯打了一个招呼，和婆婆一道回去了。

婆媳俩一前一后走着，只见迎面走来一个老头子：瘦骨嶙峋斜肩胛，冗长面孔尖下巴，横眉毛，豌豆眼，穿一件老式对襟旧短衫，胸前一行又密又大的钮扣特别显眼。他一边走，一边“嚓扑嚓扑”抽着旱烟。见了三婶婆媳，连忙点头招呼：“嚯唷唷，三婶，你早啊！这个——新过门的媳妇？哦，好啊！我是正要找你们呢！”水珍早已知道这个老头是个地主分子，名叫周怀古。就冲着他说：“周怀古，你有什么事？”

“喏，这个，嘿嘿，为这个。”周怀古拍拍口袋，从里面摸出一本没有封面、发了黄的《论语》，满脸堆笑地说：“我早听说你当上批林批孔理论组组长哩。这本书呀，老古董，我那老太婆做了鞋样书。我跟它早已一刀两断！水珍，你们不是要批判它吗？喏，交给你们去批吧，嘿嘿，去批吧。”说着，将书交给水珍，转过身去，却暗暗地冷笑一声，心里说：“嘿嘿，连句子都读不通，看你们能批倒它？！”水珍响响亮亮地朝他说：“我们不仅要批书，还要批你那脑壳子里的反动思想哩！”周怀古连声说：“是是，是得批判，是得批判。”一连说了七八个“是”字，掉转屁股走了。

水珍早听志远大伯说过，周怀古是队里唯一读过古书的老儒生，平日里，这家伙立场反动，思想顽固，常常说些借古讽今的话，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今天，怎么一反常态，把坏书交出来，真的老实起来了？不，不能被他的假象所迷惑，要提防着他！

不说婆媳俩回家去，只说那周怀古一路蹒跚着走去，来到

东宅富裕中农金老贵家门口。只见金老贵正在堂屋里悉悉索索搓草绳，就过去跟他搭讪说：“老贵弟，早饭吃过了吗？”金老贵爱理不理地瞅他一眼，一声不响，继续搓草绳。周怀古把烟管朝地上笃笃笃磕了磕：“俗话说：末等生意搓草绳，赚来钞票灌不满酱油瓶，怎么不寻些别的事做做……”

这回金老贵开口了：“唉，这年月，赚活络钱的路都被堵死啦，还能做啥呢？”“哎呀呀，路多着呢，看你会不会寻。”周怀古顿了顿，眼朝四周扫了扫，挨到金老贵身边，咬着耳朵说：“我那个朋友又要开船进城罗，你这趟阿有啥东西带出去？芝麻黄豆啦，糯米蚕豆啦，落花生土豆啦，价钱都比这里大好几倍。”金老贵一听这话，兴趣顿时来了，眯花着眼问：“真的？啥时候开船？”周怀古说：“再过两天，你把东西准备准备交给我好了。”说罢，跨出门槛回去了。

金老贵本来是个见钱眼开的人，现在听说有多捞钞票的门路，连忙翻缸倒甕，开箱出柜，把家里的芝麻、蚕豆、糯米、花生等小杂粮，称了称，放在一个竹箩里，背着出门去了。走到场上，劈面碰着儿子茂春。茂春挡住他问：“爹！你背这些东西到哪里去？”金老贵瞪他一眼说：“你管不着。”推开儿子，径直朝外跑去。

这天晚上，水珍又召集理论小组学习讨论，地点就在水珍家里。一吃过夜饭，志远大伯、桂秀、茂春等人都来了。水珍的婆婆金三婶要求做个“旁听生”，水珍笑着说：“欢迎欢迎，我们小组还要招收新生呢！”

学习一开始，茂春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据说孔老二有弟子三千，得意门生七十二。究竟是哪七十二个得意门生？”桂

秀抢着说：“甯，你提的问题好古怪，恐怕书上也找不到吧！”茂春摇摇头：“不对，有人告诉我，书上有记载的，我正想下功夫查一查呢。”

水珍一听这话，觉得有点不大对头，连忙追问：“茂春，这话是啥人对你说的？”“周怀古对我说的。”一听周怀古，水珍顿时警觉起来，她想起周怀古白天送书来的事，她对大家说：“我们批林批孔，批的是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倒退的反动纲领，批的是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用来欺骗劳动人民的反动没落的孔孟之道。我们成立理论小组为的是学好革命理论，深挖林彪的反动思想根源，使广大干部群众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如果我们钻牛角尖，摸暗弄堂，就会上阶级敌人的当，走到邪路上去。”水珍说到这里，把周怀古白天送来的那本发黄的《论语》拿出来放在台上，指着说：“你们看，周怀古几十年来一直藏着这孔老二的破烂货，今天却把这书交出来，他真的跟反动思想一刀两断了吗？不是！他拿出这本书来，想用假象迷惑我们，想用这本书难倒我们，还想引诱我们啃死书，钻牛角尖。但是，他只能是枉费心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贫下中农是迷不住、难不倒、骗不了的！我们要学好革命理论，针对他们的黑论点，联系阶级斗争实际，批得他们体无完肤。”

“对！”志远大伯赞同说，“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联系实际批判孔老二，决不是去钻孔老二的古书堆。就说那周怀古，他何日何时不想搞复辟？”金三婶气愤地说：“这家伙不单自己想复辟，还想牵着别人朝资本主义暗弄堂里钻呢！”

茂春听了水珍、志远大伯、金三婶的一番话，觉得很有道

理，连忙站起来大声说：“周怀古拖人下水，我爹也受了他的影响啦。今天，我看见我爹背着芝麻、黄豆等东西，不知到哪里去，一定是托人带到城里去搞自由买卖，走歪门邪道啦！”

茂春提出的问题，引起了水珍的重视，她想：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自由买卖的歪风又有了抬头？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表现，必须狠狠批判。她提议说：“我们写一篇小评论登上墙报，狠批‘克己复礼’，也给那些热衷于搞自由买卖的人敲敲警钟，大家说好不好？”“好！”众人坚决支持。当夜散会以后，水珍根据大家的意见，连夜动手写小评论。她查字典，翻资料，从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写起，指出复辟倒退的危害，联系当前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现实，作了深刻的批判。

第二天，那篇小评论就登上了仓库东山头的土墙报上。小评论一写出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轰动了全小队，大家纷纷前来观看。看过之后，十有八九都说写得对，写得好。

话说富裕中农金老贵，全队倒数第一个前来观看。吃过饭，他倒背着手一个人踱来了。走到墙报跟前，只见地主分子周怀古瞪着豌豆眼，也在那里一字一句地“研究”。金老贵本来识不了几个字，现在看见周怀古也在旁边，便过去碰碰他的手肘，说：“喂，你念一念，这上面都写的什么？”周怀古吓了一跳，见是金老贵，才定下心来。豌豆眼骨碌碌转了几转，想出了一个恶毒的奸计。他故作姿态说：“老弟啊，这上面全是骂你呀！”“骂我啥？”“骂你财迷心窍，想发财，搞自由买卖，跟孔老二、林彪一个样。”“啊！是啥人喝了墨水玩啥做，平白无故乱骂人！”“哎，不能这么说，人家批林批孔，大事体，你不要随便瞎哼哼。”“怕什么！哼，批林批孔也不兴骂人呀！我倒要

找水珍评理去。”“你可知道，水珍如今是理论家，大组长，你去碰她，……”“笑话！老大一把年纪了，怕一个刚来乍到的女人家？！”

周怀古几句话，象火上浇了油，那金老贵越说气越大，捋捋袖子，迈开大步“噔噔噔”去寻水珍评理了。水珍不在家，金老贵见了三婶气呼呼地说：“三婶，我说你向来好脾气，不得罪人，讨个媳妇为啥宠得她这样，连长辈也不放在眼里，你也该管教管教她。”三婶猜到是为着小评论的事体，回答他说：“如今青年人思想新，有朝气，奔社会主义带头冲，我们老一辈的还得向他们好好学习哪！旧社会里看不起妇女，把妇女压在最底层。说什么‘牛屎歪田不壮，女人说话不当’，这全是孔老二的那一套，要好好批判批判哩！你那头脑里呀，还装着孔老二的臭货色！”

“啥？我？”金老贵一听好气啊！本来想在三婶面前告她一状，想不到这婆媳俩琵琶弦子一个腔调，还有啥话好说呢？他闷着一包气跑到家里，看到茂春在家里，心想：我托人进城卖高价的事，一定是这小子走漏的风声，就一个劲地责备儿子不孝顺，不象自己。

茂春在水珍帮助下，通过理论学习，觉悟大大提高。他懂得什么“忠孝”、“仁爱”，什么“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全是反动礼教，应该彻底扫除。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说：“爹，卖高价本来就不对嘛！你还不让我说，你这是受了孔老二的毒，我不能象你！”“啊——扑——”，又是孔老二，金老贵气啊！他想：理论小组把自己的儿子也变过去了，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连找水珍评理的勇气也没有了。

金老贵不去找水珍评理，水珍是否没事了呢？没有。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波未平一波起，第二天早晨，队里又发生了一桩大事体。

这天早晨，金星队社员把几天来割的青草集中到队里，为了便于计算劳动报酬，队里决定称一称青草的斤量，按质按量评记工分。

吃过早饭，水珍就挑着一担草过来了。称草的地方已经站着很多人，那个金老贵也在那里。水珍挑过草担一称，一百三十五斤。称过以后，就把青草倒在泥塘旁边的空地上。真是不倒还好，一倒倒出问题来了。当水珍把青草倒出来的时候，只听得“啪嘣嗒”一声，随着青草，滚出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石头！”“青草里哪来石头？”“是啥人有意摆进去的？”“稀奇稀奇真稀奇，石头飞到青草里。”人们议论纷纷。金老贵站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心里想：这不是存心加重青草的斤两吗？嘿，营私舞弊！他脑子里又出现了那张小评论，顿时，一股报复的念头涌上心来。他对着水珍大声说道：“好啊，聂水珍，你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啊！自己嘴上污腻腻，管别人家拖鼻涕，你说我财迷心窍，你是工分迷了心窍，你说我走资本主义道路，你走的是什么道路？好一个理论家，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原来是卫生口罩——嘴上一套！你……”金老贵越说越来劲，口沫星子满天飞。旁边的人听了，都觉得水珍决不是这样的人。可又弄不清这石头的来历。那金老贵还想开口，忽听后面有人大声喊道：“水珍姐，水珍姐，你那担草挑……挑错了，挑错了。”大家掉过头去一看，只见茂春挑着一担草，上气不接下气地追上来了。一边走，一边还在说：“草调错了，调错

了。”金老贵瞪着眼睛喝问道：“搭啥人调错了？”茂春歇下担子，气喘吁吁地说：“搭搭搭……搭我娘调错了，那担草是我娘割的，我挑的这担草才是水珍的。”金老贵一听这话，“啊！”眼睛象铜锣，舌头打了结，喉咙筑了坝，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这到底是哪能一桩事体呢？原来，茂春娘的一担草，跟水珍的一担草放在一起，昨天傍晚，茂春娘性急慌忙，跟水珍调错了一根扁担，所以水珍今朝把草挑错了。那末，这块石头是茂春娘放的吗？也不是，因为这担草是茂春昨晚帮娘装的担，根本没有放石头。

这辰光，旁边的群众又是议论纷纷。有的说：“这石头一定是金老贵放的。”有的说：“金老贵自私自利，才会做这种事情。”有的指着金老贵的鼻子说：“哼，你自己放了石头，还要倒打一耙，陷害水珍，真是恶人告状，贼喊捉贼。”还有人拖了金老贵要到大队里去评理。

一直没有开口的水珍，脑子里却象潮水一样翻腾着。她想到了很多问题。理论小组一成立，就有人冷言冷语；小评论一写出去，有人找上门来破口大骂；如今又有人背后甩石头，硬装斧头柄，朝我头上栽赃。这不是存心要堵住我的嘴，要拆散我们的理论小组，要破坏批林批孔吗？我们要堵死那些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敌人是不会服服贴贴的。我们要提高警惕，要多一个心眼。她觉得，金老贵虽然眼睛盯在铜钱眼里，又生就一副一碰一跳的躁脾气，但决不至于干出这种事来。现在，她看着不少人要拖金老贵到大队去评理，连忙挺身劝阻道：“同志们，请放手。我相信老贵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问题一定会弄清楚的。”大家放开金老贵，那金老贵眨眨眼，搔搔

头，自怨自骂说：“唉！算我老贵触霉头，青草里飞来大石头，真是活见鬼！”一边说，一边跑掉了。

金老贵嘴里骂“鬼”，水珍心里也在想“鬼”。她感到，这里确实有鬼！她弯下身去，准备把那块石头仔仔细细地辨个清楚。她把青草轻轻地拨开，忽然，有个亮铮铮的东西晃了一晃，她连忙捡起来一看，是一颗特制的铜钮扣，上面还铸着个“仁”字。眼目清明的茂春也看到了，他正想问是啥人的，水珍朝他递了个眼色，把他拉到一旁小声地说：“茂春，先别声张。你通知理论小组今晚碰个头，我们一定要把问题查个水落石出！”

回到家里，水珍将铜钮扣拿出来看了又看，见了那个“仁”字，活象那阴险恶毒的阶级敌人就在眼前。水珍牙齿咬得格格响，眼睛里喷得出火来。她为了向阶级敌人主动出击，便利用饭后休息时间，又写了一篇批判文章。批的是孔老二的“中庸之道”，以及林彪鼓吹的“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的黑论点。提醒人们要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头脑，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文章写好以后，又登在土墙报上。文章两边，还写了两条标语，一条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条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水珍一面写文章造舆论，一面又和志远大伯发动群众排队线索，议迹象，调查石头的事情。这天晚上，理论小组的同志集中到水珍家里，继续学习批判。为了帮助金老贵提高思想觉悟，动员他主动把卖高价的事情讲出来，并一起弄清“石头事情”的真相，水珍决定叫金老贵一起来参加学习，她叫茂春去把老贵请来。茂春一走，却好久不来。大家横等竖等，等得

有点不耐烦了。水珍正想派桂秀去看一看，忽听门外传来唧哩哇啦的吵闹声，吵得很厉害。大家以为茂春跟金老贵闹起来了，开门一看，只见茂春满脸怒气，拖了一个人吆吆喝喝、跌跌撞撞跨进门来，金老贵也跟在后面。茂春将那人一把推到屋子中间，大家一看，原来是地主分子周怀古。茂春指着他的鼻子说：“这家伙坏心坏肺坏肚肠，躲在暗头里搞破坏。我走过东山墙的时候，只见他在我们的墙报上指指划划，把我们的标语改了个颠倒。”周怀古连忙否认：“别别别……别血口喷人，我没干那号事。”桂秀大声喝道：“没干，你到东山头做啥？”周怀古摸摸短衫的胸襟，说：“我……钮扣掉了，想到那边寻……寻钮扣。”

水珍一听，心里更明亮了，暗想：这家伙自己找上门来了。她从身边掏出那个在青草里拾来的铜钮扣，掷到他面前说：“这个，是不是你的？”周怀古一看，又惊又喜，点着头，装着笑，连声说：“是的，是的，是我的。嘿嘿，走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水珍，在哪里捡到的？多谢你，多谢你。”水珍横眉冷对，不屑一顾地说：“哼！用不着谢我，该谢谢你那块石头！”周怀古一惊：“什么？石头？这是什么意思？”水珍喝道：“别装腔作势了！我问你，青草里那块石头是不是你放进去的？”“啥？石头，我不知道哇。”茂春插他一把说：“还不老实！你这铜钮扣怎么和石头一起混到青草里去了？”“啊？青草里？”周怀古抓起铜钮扣，左看看，右看看，突然朝台上一丢说：“啊呀呀，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这铜钮扣不是我的。”

志远大伯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衣襟，数一数他的钮扣，只见有六粒一式的铜钮扣，上面分别铸着“忠、孝、义、礼、智、信”六

个字，就是中间缺了一粒铸有“仁”字的钮扣，便喝道：“周怀古，别顽固了！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你的？老实告诉你，你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啦！”周怀古眼睁睁看着，知道不能抵赖了。但他已得知石头错放在金老贵家的担子里，就装着一副认错的样子，噼噼啪啪打着自己的头皮说：“啊呀呀，我错了。我想帮老贵弟多几斤青草，多赚个工分，损害了集体啦……”

这时，金老贵忽然挤上前去，一双眼睛喷出了火，指着周怀古的鼻子大声喝道：“帮我？你这个坏蛋，我总算认识你了！你胡说赤脚毛手的种田坯动不了‘圣人’一根毫毛，叫我阻止儿子不要参加理论小组，是帮我吗？你叫我把杂粮拿到城里卖高价，你从中获利，破坏市场管理，是帮我吗？你胡说小评论指名道姓骂我，挑拨我痛恨理论小组，也是帮我吗？你在青草里放石头，明明是想陷害水珍，还想抵赖，你赖不掉！”茂春接上去说：“你想朝水珍脸上抹黑，破坏水珍的名誉，搞垮我们理论小组，你这是存心破坏批林批孔。”这时，水珍发现周怀古手指上有一层黑漆漆的颜色，知道这是他涂抹墙报时留下的，因为那墙报用锅锈灰刷成，有点退颜色。水珍对着他大喝一声：“周怀古，把你的黑手伸出来！这就是你涂改墙报、制造反动标语的铁证！”

这时，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愤怒的口号声：“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打倒地主分子周怀古！”水珍看看满屋子愤怒的人们，又瞥一眼那只癞皮狗，感慨万千地说：“同志们，大家看一看吧，我们成立了理论小组，阶级敌人当作眼中钉，肉中刺，这是为的啥？因为我们贫下中农掌握革命理论，批林批孔，挖了他们的老根，所以要拚命反扑。但是，敌人的阴谋是不会得逞

的，他们越是反对我们理论小组，我们越是要办得更加好，要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向敌人主动出击，猛烈开火，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让他们永世不能‘克己复礼’！”

这时，队里社员都闻讯赶来，一个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群众大会，自然而然地开了起来。水珍、志远大伯、茂春、桂秀、金三婶等人，都主动发了言。人们用赞许的目光看着他们，心里都在说：“赤脚理论家，确实不简单啊！”不少人主动要求参加理论小组，这支赤脚理论队伍越来越大，力量越来越强！这真是：

一代新人学理论，
马列主义入人心；
批林批孔斗志旺，
反修防修当尖兵。